

# 语文会刊

(印刷许可证：粤出字75号。非卖品)



诗文选辑

湛江市语文学会编  
一九八二年



# 目 录

## · 方 言 研 究 ·

- 湛江白话方言初探 ..... 程永年 (1)  
雷州话纵横谈 ..... 蔡叶青 (7)  
试谈吴川方言的四声与平仄 ..... 陈显峰 (10)  
广东方言中的古汉语及其他 ..... 沈以瑜 (15)  
雷州方言俗语浅说 ..... 陆俊才 (17)

## · 词 语 及 修 辞 ·

- 略论反义词 ..... 周钢环 (19)  
同音同义异体词举例 ..... 宁源声 (23)  
谈谈“是”在古今的使用 ..... 苏广林 (28)  
“简洁是天才的姐妹” ..... 陈 列 (30)

## · 语 文 教 学 ·

- 培养后进学生作文的兴趣 ..... 王美波 (32)  
“夫”“为”的读音和一般用法 ..... 陈文辉 (35)  
怎样交代时间 ..... 谢剑虹 (39)  
略论语文课的板书 ..... 颜超圣 (41)

## · 文 学 作 品 分 析 ·

- 爱得深沉 写得精微  
——浅谈《在红旗下》里的大姐 ..... 王 耘 (47)

## ·语 言 趣 谈 ·

- 一首明褒暗贬的谜语诗 ..... 显峰辑 (49)  
牧牛郎对对 ..... 杨建国 (50)  
有趣的循环诗 ..... 何罗有 (51)

## ·海 滨 诗 社 诗 选 ·

- 祝贺湛江市海滨诗社成立 (七律) ..... 邹延炳 (52)  
国 庆 (六首) ..... 陈秀秋、韩炳庭  
庞良才、黄 华、陈声严、郑安乾 (52)  
青 松 (五首) ..... 刘功棠、陈永年  
詹士恩、春 农、乃 青 (53)  
早 春 (六首) ..... 韩炳庭、丘明章  
关卓秀、洪和祥、陈显峰、黄文信 (54)  
遥 望 (八首) ..... 许均澜、林世昌  
刘延猛、林增培、陈桂荣  
陈珍福、洪 疏、李泳韶 (55)  
中国女排 (五首) ..... 刘功棠、高 泳  
易纪猷、李泳韶、戴明光 (57)  
植 树 (五首) ..... 方 洲、梁兰漪  
王成章、何周贤、钟国光 (58)  
屈 原 (九首) ..... 侯道铿、林世昌  
方 洲、陈秀秋、梁 祺、戴明光  
黄涤宇、陈耀卿、冯友竹 (59)  
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 (诗词七首)  
..... 谭龙文、黄龙西  
张劲、梁之标(二首)、吴道金、杨 钦 (60)

# 湛江白话方言初探

程永年

## —

湛江白话方言是广东粤语方言的一种。

广东境内的汉语方言是相当复杂的，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即：粤方言、客方言、闽南方言和海南方言。

粤方言（又叫广州话或白话）主要分布于广东的中部地区（珠江三角洲一带），也包括香港、澳门地区；还有广东的西南部（包括湛江地区的一部分县、市）；在省外，还分布于广西的东南部。

客方言（又叫客家话）主要分布于广东的东部和北部，在省外，还分布于闽西和赣南山区。

闽南方言主要分布于广东的潮汕平原，延伸到海陆丰，即从汕头到汕尾。在省外，主要分布于福建的南部和台湾省。但闽南方言在广东又具体表现为两大分支：一是潮汕方言，一是海南方言。两者之间颇有差异。

海南方言在雷州半岛一带，称为“黎话”或“雷州话”，渡过海安海峡，登上海南岛就是海南方言了。

现在，四大方言都有其标准音的代表区。粤方言以广州话为代表，客方言以梅县话为代表，海南方言以文昌话为代表，潮汕方言以汕头话为代表。属于闽南语族的雷州话以海康话为代表，属于粤方言的湛江白话应以湛江市赤坎白话为代表。

## 二

湛江市在1899年以前（即还没有被当时的法国殖民主义强行租借以前），其辖地分别隶属于遂溪、吴川两县。市的西部与雷州半岛毗连属遂溪管辖；市的东部与坡头一片大陆相连属吴川县治。一百年前的湛江市霞山只是一个海港渔村，赤坎是个小圩镇。赤坎比霞山开发得早一些。

当时赤坎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受遂溪的影响。根据有关资料记载，遂溪、廉江以及麻章、赤坎等地有一部分居民是从明朝以前从上六府（主要是广州）迁移来的，这部分人是操广州话的最早居民。

1899年以后由于法帝国主义的占领，在十九世纪末以至二十世纪初，曾一度造成湛江畸形的繁荣。辛亥革命（1911年）前后，又有一批从“上六府”（主要是从广州地区的南海、番禺、顺德）及福建南部和潮汕来的移民；在湛江地区开发较早的高州、电白、吴川梅菉等地，这时也有少数居民移居来湛。这些人又带来各地方言，不过，当时的广州白话已是湛江的主要方言了，当然这种广州白话受各地语音的渗透、影响已有所改变，逐渐形成具有湛江特色的湛江白话方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各地居民杂处于这个海滨小城市，为了各自的利益需要，陆续建成以本家乡方言为主要标志的“五大会馆”（潮州、闽浙、广州、高州、雷州）。广州会馆首先创办以广州方言为主进行教学的“广侨小学”，其后，潮州、高州等会馆也相继办学，但由于各种社会关系和亲缘关系，各会馆所办的学校，其子弟互相掺

杂，教师又来自四面八方，所以不能操用本地方言进行教学，仍以湛江白话为通用教学语言。社会各界的交往，也以湛江白话为通行语言。

抗日战争开始后，又有一批难民从广州、香港等地移居到湛江，这是第三批从广州地区来的移民。他们虽然带来了较为纯正的近代广州语音，但他们已不能影响具有湛江特色的湛江白话方言了，相反地，他们的后代，都改而操用湛江白话方言。

### 三

语言是发展变化的，它主要受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环境诸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时代发展变化的影响。近百年来，湛江白话方言经历了三个比较大的变化时期。

第一个时期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是湛江白话的早期阶段。当时湛江赤坎刚刚成为圩镇，操广州白话方言的居民不过千人，他们大抵还保留着早期粤语方言的特色。早期的粤语方言，曾经吸收了一些非汉语成份，因为两广早期土著的语言属僮侗语系，湛江又毗邻广西，今天的湛江白话，有些语言就是从僮语接受过来的。如“想”叫“谂”(nem<sup>2</sup>)，“掷”叫“掂”(dem<sup>5</sup>)，“一块”叫“一旧”，“腹面”叫“肚腩”(nam<sup>5</sup>)。这些词从其他汉语方言中都找不到，只有僮语才这么说。还有，粤方言（湛江白话）的构词法也有个特点，有些双音节词，修饰性词素放在被修饰词素之后，如把“客人”叫“人客”，“公鸡”叫“鸡公”，“干菜”叫“菜干”，这些都是僮语构词的特点。

第二个时期 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主要是二十

年代到四十年代。这是湛江白话变化最为复杂的时期。因为这个时期正是法租界广州湾畸形发展的鼎盛时期，外来人口骤增，湛江白话方言受下列几种因素同时影响：

一是外来语语音的影响。如“邮票”叫“士担”（英语），“搬运工”叫“咕哩”（法语），“仆役”叫“沙文”（英语servant）。

二是与外族入侵有关而产生的词汇。如“洋人”叫“番鬼”，“水泥”叫“红毛泥”，“肥皂”叫“番碱”，“汽水”叫“荷兰水”。

三是受附近几个县的白话影响。如“妓女”叫“老举”（吴川梅菉白话），“舞台”叫“戏楼”（遂溪县城白话），“从前”叫“旧底”（高州县城白话）。

四是受雷州方言影响。有些湛江白话就是雷州话的音译或意译。如“旧时”叫“从惯”，“从惯”一词是从雷州话音译而来。又如“我们”，广州话叫“我地”，湛江白话则叫“我类”，“我类”是从雷州话“我一群人”意译而来，因“群”与“类”是近义词。

湛江白话中受雷州话影响最为突出的是“没有”的“有”字。湛江白话的“有”字谐“无”音，除了含有“无”字意义外，凡应用“不”的都用“无”字代替。如：

普通话——广州话——湛江白话——雷州话  
不知（道）——唔 知——有 知——无 知  
不 是——唔 系——有 系——无 是

这种用一个常用词的读音（如“无”）去读另一个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如“不”），在海南方言或雷州方言中都很突出。

第三个时期 为解放后的三十年。解放后三十年，湛江白话主要受普通话和现代广州白话的影响，形成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湛江白话。

首先是受普通话的影响。解放后，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较快，学校教学、电影、广播基本普及普通话，加上从北方来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倡导和推行，影响了湛江白话的语音及构词法。

如“淡”字，普通话只有一个音，广州话则有两个音（淡季、冷淡；口淡，咸淡），成为一字多音多义词，而湛江白话只有“淡”字一音（读如“咸淡”的“淡”，“冷淡”的“淡”亦读前音）。又如“重”字，普通话有两读：一读zhòng（重大），一读chóng（重新）；广州话有三读，一读cóng<sup>4</sup>（重新），一为cóng<sup>5</sup>（重量、轻重），一为zòng<sup>6</sup>（重大、重要）；而湛江白话也只有二读（重新、轻重），无广州话的第三个读音。

在这里，可见广州话的语音还保留古汉语的语音，按《广韵》：“重”字的反切有三：“直容”切，“直陇”切，“柱用”切，与广州话的阳平、阳上、阳去正好对应。古音演变到普通话是“浊上归去”，湛江白话中的“重”字与普通话的演变规律正好相符。

解放后，湛江白话方言同时又受现代广州白话的新的影响。本来，湛江白话源自广州白话，一百多年来，形成自己的特点；但到解放后，广州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各方面都对湛江有很深的影响，又给湛江白话输送来新的语言因素。最突出的是直接采用广州话的语气词日渐增多。如“咁、嘅、咯、噃、喲、咗”等，学讲广州话及其音调尤

其在青年一代中引为时髦。

在接受广州白话方言影响的同时，又受港澳语言的影响。如“卜佬”、“爆棚”、“架步”、“噙青”等。港、澳白话是广州白话的特殊变种，有些词汇带有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健康的因素，我们必须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

#### 四

最后谈一下白话的正名问题。

人们把广州话叫“白话”，其实这是不科学的。五四时期，白话是与文言相对来说的，一是口头语，一是书面语，白话文又是现代文的意思。

白话的“白”也是由戏剧中的“说白”而来，戏剧中的对话，当然接近日常口语，而白话文正是宋元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发展而成的书面语。

所以，也不应该把湛江的广州话叫“湛江白话”，但如果称为“湛江广州话”地名相迭，又似嫌累赘、别扭，而只能说“湛江话”，又还未能概括湛江有几种复杂方言（如雷州话、吴川话）的情况。

如何正名？留待专家们去探讨好了。

80年11月初稿

82年4月修改

# 雷州话纵横谈

蔡叶青

雷州半岛有三百多万人讲雷州话。但雷州话是什么语言？人们的答案可能很不一致。有的人说：雷州话就是黎话嘛！如果“黎”是“雷”字的转音，这等于说，雷州话就是雷州话，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回答。如果“黎”是指少数民族的黎族，这等于说，雷州话就是黎族的语言。这不仅是无稽之谈，而且是无知之谈了。雷州话是汉语的一种方言。我们可以从纵的方面去谈它的历史渊源，也可以从横的方面去谈它的亲属关系。

构成一种语言的主要因素是语音、词汇和语法。各种民族的语言在这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汉语在这三方面的特点雷州话都有。如在语音方面以单音节为主，一个音节由声母、韵母、声调三部分组成。在词汇方面，基本词汇雷州话跟普通话以及其他汉语方言绝大多数是一致的。如：人、手、尺、刀、山、水、田、狗、牛、羊等。复合词的构词方式——偏正、联合、动宾、主谓等也是一致的。在语法方面，句子成分的基本结构也是一致的。如主语在谓语之前，主、谓、宾、补、定、状的关系和位置基本上是一致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没有明显的性、数、时、格的形态变化也是一致的。

雷州话是从古代汉语发展来的，只要你对雷州话稍为有所研究，你就会发现这种发展的轨迹。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

地分析这个问题，只能举些例子来说明。雷州话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保留了古汉语的许多特点，甚至有些特点在普通话里已消失而在雷州话里还保留着。如古汉语有带m的前鼻音韵母，普通话已变为带n的前鼻音韵母，而雷州话还保留着。例如：庵、盐、音，普通话读an, yán, yīn, 雷州话读əm, əiam, əim。又如古汉语有入声韵母，普通话已没有入声，而雷州话还保留着入声。例如：压、扼、益，普通话读yā, è, yì, 雷州话读ak, ek, ik。古汉语的基本词中，有的词已改变其古义，而雷州话还保留着古义。例如走、食、嗜。其中“走”古义是“跑”，雷州话保留了这个意思，而普通话改变为行走的“走”。“食”、“嗜”现在一般不单用，而在粮食、嗜好等复合词中出现。“食肉”、“嗜之”普通话讲成“吃肉”、“喜欢他”，雷州话仍说“食肉”、“嗜伊（他）”。古汉语的比较句“长于余”，雷州话仍保留着这种结构，说“大过我”。普通话改用“比我大”来表示。雷州人学习写旧体诗和对对子，平仄字比较容易区别掌握，而讲普通话的人对平仄字则较难区别，因为古仄声字中的入声字，在普通话中已失去入声尾音，而且多数归入平声。

雷州话的亲属语，最近的是海南话，远一点的是潮州话。追溯其祖先应是闽语的莆田话。这可以从下面两点来证明。一、雷州人的祖先大多数是从莆田迁居来的；二、雷州话在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跟莆田话有很多的共同点，尤其是在语音和词汇方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唐朝中叶有一次较大的移民由闽入雷。宋、元、明、清以来由闽入雷的移民也有不少。下面列举一些佐证资料：在宋代大文学家

苏辙的诗集里有这样的记载：“予居海康……其耕者多闽产也。”（苏辙《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并引》）这是闽人入雷后把福建农业生产的品种和耕作技术都带来雷州的证明。闽人入雷大部分是直接移民来的，也有一部分是当官差留下来的。如：“吴日赞，府城外东关人，先世系出于闽，始祖竑，宋淳熙初官雷州通判，因家焉。”（《海康县续志》卷廿一人物志先正传下）“李诏绎，邦塘村人，始祖曰德重，明时由莆田迁海康，遂卜居今村。”（《海康县续志》卷廿一人物志先正传）解放前，雷州半岛上说雷州话的人，每个村庄的祠堂都有比较健全的族谱，许多族谱的记载，其祖先都出自福建的莆田。如过去卜扎村蔡氏宗祠的门联是“系出莆田教秉琼州迁卜扎，支分海邑名标桂籍振东山”。雷州人从莆田迁来，不但带来宗族关系、生产习惯，而且带来风俗习惯。如过去雷州城天后宫的门联是“闽海思波流粤土，雷阳德泽接莆田”。闽人入雷，不但把祖宗请来了，还把他们信奉的神婆请来了。从这一点看，闽人入雷就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大量移民，从宗法关系、生产习惯、风俗习惯到语言形成一个区域性的固定的社会单位。个别人因当官差而定居雷州的，不管是哪里人，操何种语言，不超过三代，从风俗习惯到语言都会被彻底同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雷州话的祖宗话是古代的闽语，主要是莆田话。现代的雷州话在语音方面大多数与现代的莆田话相同，部分与现代的厦门话相同。下面列举一些材料作证。（闽语有文白异读，雷州话也有文白异读，即多数常用词有两个读音，一个是字面音，一个是口语音。下面列举的字，每个都有文白两种读音）

例字

皮

肝

莆田  $\underline{c}p^{\prime}i$ (文)  $\underline{c}p^{\prime}ue$ (白)  $\underline{c}kaŋ$ (文)  $\underline{c}kua$   
(白)

雷州  $\underline{c}p^{\prime}i$ (文)  $\underline{c}p^{\prime}ue$ (白)  $\underline{c}kaŋ$ (文)  $\underline{c}kua$ (白)  
例字 饱 寒

莆田  $\underline{cp}au$ (文)  $\underline{cp}b$ (白)  $\underline{ch}aŋ$ (文)  $\underline{ck}ua$ (白)

雷州  $\underline{cp}au$ (文)  $\underline{cp}b$ (白)  $\underline{ch}aŋ$ (文)  $\underline{ck}ua$ (白)

——以上资料，闽语部分摘引自《中国语文》1963年第6期《福建汉语方言分区略说》，雷州话部分摘引自《雷州话注音字汇》，雷州话的注音改用国际音标。

因此，我们说雷州话是汉语的一种方言，这个答案是有一定科学根据的。现在，我们不仅指出它是汉语的一种方言，而且指出它在分类上属于闽南话系统。雷州话在语音方面不仅体系完整，而且与普通话、古汉语都有对应规律。在词汇方面对古汉语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还有自己的独特风格，词汇非常丰富，表现力很强，有很多生动优美的成语、歇后语。研究雷州话，找出它与普通话的对应规律，不仅有利于学习和推广普通话，还可以吸收改造雷州话中生动优美的词语，以丰富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言宝库。

## 试谈吴川方言的四声与平仄

陈显峰

懂得吴川话的人，大概都会有同感：用吴川话来吟诵古诗词，总是琅琅顺口、抑扬跌宕的。用吴川话说，就叫做“下腔”。为什么用吴川话诵读古诗词这样“下腔”，而不感到

丝毫拗口呢？究其原因，那就是：古人的诗词是遵照一定的平仄韵律来写的；而吴川话的平仄，恰巧和中古汉语的平仄是一致的。

## 一、什么是平仄

什么是平仄呢？要认识平仄，首先得了解“四声”。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音，根据声音的高低升降变化，可分为“四声”，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广东白话则有九声之分。吴川话也是四声，但和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四声不大相同，却和中古汉语的四声是一致的，叫做平、上、去、入。以“中、国、人、民、团、结、紧”这些字为例，它们的四声是这样的：“中”字的平、上、去、入四声是：中肿种竹。依此类推，其余六个字是：光广干国，人忍润日，民吻间勿，团断段切，坚茧建结，跟紧艮吉。开口首先呼着的音是“平声”，也是平仄声的“平”。上例中属平声的有：中、光、人、民、团、坚、跟。除了平声字，其余的上、去、入声字，都属“仄”声。上例中的仄声字有：肿、种、竹，广、干、国，忍、润、日，吻、问、勿，断、段、切，茧、建、结，紧、艮、吉。

这样，用吴川话来推平仄，就会比普通话容易些，稳妥些。因为普通话只有上声、去声字才肯定是仄声，而阴平、阳平声，只是绝大多数字属平声，还有少数字属仄声（其原因是中古入声字已有约一百多个演变为阴平，如鸣、说、吃、曲、积、黑、摘等；也有约二百多个演变为阳平，如达、得、格、吉、习、白、决、别等）。吴川话则不然，它保持了中古汉语的四声，平仄划分，界限比较分明。除了下面要谈的常见的几个特殊字外，可以这样说明：凡是平声字就

属“平”，凡是上声、去声、入声字都属“仄”。

## 二、几个平仄活用的字

现在还得说明一下：吴川话中还有几个常用的字（和中古汉语一样），是平仄活用的，即既可作平声使用，又可以作仄声使用的。

本来是仄声字，可作平声用的，有：

1、看。如刘禹锡的《玄都观桃花》：

紫陌红尘拂面来 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 尽是刘郎去后栽

按前两句的平仄格律是：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看”作仄声用。

韩愈的《初春小雨》：

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烟柳满皇都

第二句的格式应该是：仄仄平平仄仄平。“看”作平声用。

杜牧的《中秋》：

暮云收尽溢清寒 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 明月明年何处看

“看”为押韵字，自然属平声。

2、过。如：

“傍花随柳过前川”（见程颢的《春日偶成》）。这里的“过”是仄声。

“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见李涉的《登

山》)。

“有约不来过半夜，闲敲棋子落花灯”(见司马光的《有约》)。

以上二例中，“过”均作平声。吴川话中“过数”“过目”的“过”，均读作“哥”。这只是声调上的差异，而与多音词是不同的。

### 3、教。如：

“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王维《送梓州李使君》)。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

以上二例中的“教”字属仄声。

“刚被太阳收拾去，欲教明月送将来”(见苏轼《花影》)。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金昌绪《春怨》)。

以上二例的“教”作平声用。

### 4、胜。如：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孟浩然的《与诸子登岘山》)。

“指点六朝形胜地，惟有青山如壁”(萨都拉《念奴娇》词)。

以上二例中，“胜”为仄声。

“绝胜烟柳满皇都”（见上注）。

“不胜清怨却飞来”（钱起《归雁》）。

以上二例“胜”作平声用，读如“升”。吴川语中的“举不胜举”、“不可胜数”的“胜”也是读为“升”的。

原是平声字作仄声用的：

5、思。如：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夜思》）。“思”为平声。

韩愈的《晚春》：

草木知春不久归	百般红紫斗芳菲
杨花榆英无才思	惟解漫天作雪飞

杨简的《初夏睡起》：

梅子流酸溅齿牙	芭蕉分绿上窗纱
日长睡起无情思	闲看儿童捉柳花。

以上二例，“思”作仄声用，读如“四”。

在古代近体诗中能发现的就只有这几个平仄可以活用的字，其他便可以按吴川话的四声来定它的平仄了。

### 三、掌握平仄的作用

平仄是诗、词、曲、对的入门。要学写诗、词、曲以及联对，就必须先掌握四声和平仄。因为诗、词、曲、联对总是要把平仄交替使用，使音节和谐而有变化，从而便于歌唱或吟诵的。以近体诗七言律诗为例，它要求有一定的平仄和格律，如毛主席的《长征》诗，就是按照以下的格式写成